

先祖父沈逸千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既是一位有故事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迄今仍可圈可点的杰出画家。历任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团长、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大公报》写生记者、《良友》画报战地记者、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战地写生队队长。

由于我祖父在重庆蒙难时,他年刚36岁;我父亲那时才9岁;而我则是在祖父离世20年之后呱呱坠地的。因此,祖父同龄人的回忆,为我打开了解祖父往事的大门。

我对于祖父其人其画进行研究,一晃已达30余年之久。这几十年间,我不仅从故纸堆里了解到他老人家的辉煌历史,而且通过其亲朋好友的回忆,使得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更加立体、丰满起来。

童年显露绘画天才

祖父的大姐沈承瑾对我讲:“你爷爷是1908年出生在嘉定镇,那一年,国内出了大事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他在家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原名承譔。他小时候抓周,手里抓了一支笔,后来成为画家,在家人看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我曾专程赴祖父小学同窗、作家秦瘦鸥位于上海市淮海西路的寓所,聆听老先生回忆童年。现在此,则不妨引用被收入秦老著作《晚霞集》一书的《忆沈逸千》一文中有关文字:“逸千从小爱好美术,几乎无师自通,十岁以后就能脱手画出各种人物、鸟兽等。嘉定县第一高小的墙壁上,经常有他的习作出现,同学们往往围观不散。”

青年投身艺术救国

因为热爱绘画艺术,所以,祖父便于1931年报考入上海美专。当时,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且水平在同期考生中可谓鹤立鸡群。于是,被校方破格录取为西画系三年级插班生。他于1931年2月入学,1932年7月毕业。

我祖母也是上海美专毕业生,比我祖父晚一届。她告诉我:爷爷在校期间很活跃,不仅在西画系上课,还经常到她所在的国画系听课,并尝试中西绘画技法相结合的新画法。他还与同学陶谋基、刘元组成

祖父沈逸千的爱国情怀

◆ 沈原一

▼ 大公报馆为沈逸千出版的《察绥西蒙写生集》(1937年)上海图书馆藏



“黑猫社”,经常创作漫画,针砭时弊。他那是时候中国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的成员,与张光宇、叶浅予很熟。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马上组织身边一批热血沸腾的美专同学绘制抗日宣传画,迅速布置到南京路、四川路等闹市街头,以及北站乃至京沪(即南京—上海)铁路沿线;并加入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学生队伍,强烈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则置生死于度外,赴战地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赶赴浙江写生之机,特意到坐落于杭州西湖畔的浙江美术学院,拜见我祖父的老战友莫朴院长。莫老找出一本相册,对我讲述了自己参加国难宣传团由沪北上并出塞的经历,对我祖父赞赏有加,敬佩不已。他还告诉我:其在主持美院工作期间,继承我祖父的遗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由此形成了该美术学院的教学特色,培养了周昌谷、李震震、方增先等新中国第一代彩墨人物画创作人才。

我还记得1986年,当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沈逸千画展”时,莫老即以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之身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现谨选录如下: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暨沈逸千同志家属:‘逸千画展’来柬收到,谢谢。因近年身体欠佳,不能亲去祝贺、参观,非常遗憾,并祈原谅。

【作者简介】

沈原一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后进修于上海中国画院创作高研班。曾就职于上海市三女中、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现为职业画家,兼书画教师、自由撰稿人。著有《沈原一国画作品选》。

逸千同志是位极为忠诚于祖国的爱国主义画家,从30年代初,迄为歹人暗害失踪,一生以绘画为武器,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全国团结,枪口对外,勤奋作画,始终不渝。并协同其他同志,或深入边疆荒漠各兄弟民族之间,或奔走前方战地炮火之中,英勇艰苦,奋斗一生。后期并吸收我国传统人物画技法,在艺术上作了重要的开拓和贡献。值此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艺术应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号召下,你们展出逸千同志的遗作,确实极有意义……”

今随此文,附莫朴先生1934年与我祖父在塞上行时的合影。

其实,早在1933年,我祖父率领“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北上声援“长城抗战”之役。获悉国民党当局竟然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他痛感国难日益深重,便只身单骑出塞,团结蒙族同胞。他在察哈尔、包头一带考察、写生,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这个属于艺术家的伊甸园,并为包头毛毯厂设计了图样。回沪后,他将此行的成果,交给上海《时代画报》发表,复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单行本《蒙边西北画刊》,受到读者青睐。

率国难宣传团出塞

1934年初春,时任“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的祖父,为了粉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怂恿蒙古王公脱离祖国怀抱的阴谋,立刻率团携带着一批抗日宣传画出发,日夜兼程赶赴百灵庙举办国难画展,借“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该庙



▲ 沈逸千为包头毛毯厂设计图样(1933年)
► 沈逸千(右)与莫朴(左)塞上行合影(1934年)

召开之际,去争取蒙古王公。这一年,他率“上海国难宣传团”出塞,浩浩荡荡地行经内蒙30多个旗。该团的团员皆由上海美专校友组成,其中除了莫朴先生,还有黄肇昌(后任职于《湖南日报》社)、顾廷鹏(抗战时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俞创硕(后任职于上海《解放日报》社)和王彬(上海美专国画系毕业生,后供职何处不详)诸先生,以及我奶奶张仪(后任职于清华大学),这批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其六男一女的组合,恰巧形成了当时画坛的“七君子”。今有美术史书评述道:“最早走出‘象牙之塔’的莫过于1933年沈逸千率领的‘国难宣传团’。”

祖父遗作背后故事

作为一个有故事的画家,祖父的遗作背后则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嘉定博物馆藏画中,有一幅我祖父画于1932年的《胡厥文考察陕西图》。现在该馆所常设的“胡厥文生平事迹展”中,尚有这幅画的复制品展出。

想当年,我祖父刚与上海美专师生辞别后不久,便以画家的身份跻身于“陕西实业考察团”,由此,一举拉开了20世纪中国美术界“西行写生”运动的序幕。

这个当时由陇海铁路管理局组织的考察团于1932年8月成行,考察团分南、北两组,行程各达两千余里,其中仅几百里路可搭乘汽车,其余路程则只能靠骑马、骡、驴代步。适逢当地虎疫流行,全体人员冒着酷暑和生命危险西行一月有余,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虽有惊,但无险。老天有眼,其成员幸免于难,终无人殉命,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不辱此



行的历史使命。

由于此次考察是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西部考察,也属于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的破冰之旅,我祖父作为该团中唯一的一位画家,因此,其使命之重大,不言而喻。在考察途中,当其同乡、实业家胡厥文先生兴叹“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潼关无故人”之后,他则在洛川北郊挥笔为这位美髯公画像,立存此画作为纪念。胡老在晚年,慷慨地将此画捐赠给故乡嘉定博物馆收藏,从而让这段历史的可靠见证物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

往事如烟岁月如诗。颇有意思的是,印在祖父上海美专毕业纪念册之个人专页上的一首佚名诗,居然好似其人生的注脚。且看:

众人皆醉君独醒,
先觉者自是劳碌命。
“九一八”山河颜色变,
奔走呼号喘不息……
别消极,不灰心,劝人家甜自己的心!

血泪染丹青,惊心动魄警国人!
至诚哀精卫,任劳任怨,一心抗夺中华魂!

革命种子仅尔硕果存!
民族灵魂只有你寄身!
东北羊亡你要去补西北牢,
海角天涯,荒郊绝塞,
茫茫前程何处是你的归宿?
笔者则透过这首诗,号到了时代的脉搏和祖父驿动的心潮,亦可从中窥见他在校期间蓄志西征之心暨忧国忧民之情。

这正是:往事如烟,岁月如诗。在祖父沈逸千106冥诞之年,忆故人,慰忠魂,其意义非同一般。就让他老人家活在故事里,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得以永生吧!

篇一

我虽做医生,却嗜好于艺,平生心得是医宜深思、艺贵痴迷。少时学画,1954年曾被浙江某美院附中录取过,入院复查眼睛发现红绿色弱,命运遂与学画擦肩而过。然当年从师学画经历,退休后时时在怀,不忍湮没。兹略记梗概,以志鸿爪。

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专心从师学画。一次走过淮海中路近思南路口的一排老式西洋里弄时,见弄口竖着一块“新华画室”招生的牌子,我未加思索就上石阶,走上黑黝黝的木梯到三楼去报名。一间简易的前楼加上扶梯间就算画室了,墙上钉着不少素描习作,室内零散地摆放着石膏教具和画架。任教的老师有钱鼎、卞熙、朱屹瞻等。教师学生不多,却已结帮分派,大致与纪老形成了对立,纪老的成份与法国印象派的风格,成了他人讥讽和攻击的靶的。我新生初到,慈祥的纪老就牵着我手,安排座位,并说:“潘家弟弟,你跟我学吧。”纪老的专长在印象派的光色、线条、气韵上,而当时强调现实主义的素描功底,因此在学生中间不大吃香。与我并排而坐随着纪老的是是一位中年男子,衣着、气质颇不同寻常,青灰色对襟中式短袄,白色纺绸内衣翻出袖口数寸,清癯高颧,络腮胡须,却刮得精光而面颊发青,画画休息时,我常向他请教和攀谈几句。他虽画西洋素描,却具中国特色,画面光洁整饰,让我记忆最深的是,

【作者简介】

潘华信 1938年生,中医、学者。曾任教于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专家门诊于上海岳阳医院名医特诊部。曾先后师从沪上名医朱小南、严苍山、陈苏生、裘沛然诸公。主编、副主编《叶天士医案大全》《中国医籍通考》和《中国医籍大辞典》,撰有《未刻本叶案发微》《评校柳选四家医案》等。

每张画稿完成后,在画面的上端,用挺削劲秀的毛笔字写成一段文字,品论该画的经过得失,字迹酷肖吴湖帆,他常常不厌其烦地一张张翻给纪老和我看,引人入胜,让我心醉。

一次,我们两人正在静心画石膏,他家一个老妈子匆匆赶来说:老先生来了,快点回去。纪老在旁也敦促着:快去,快去。他急忙收拾画稿,匆匆下楼。纪老看他离去,悄悄对我说:“潘家弟弟,下次有机会你可请他算算命看,他专长铁算盘相卜,很准,名字叫董慕节,与吴湖帆亦师亦友,情谊深长。”这让我在脑海里突然掠过“董慕节寓所”几个大字,是王福庵先生用隶书写的,凝重古醇,悬在南京西路大光明影院隔壁一条弄堂上,是我心仪久切的,于是招牌的光辉就落在我旁座的同学身上了。不久画室内讧停办,我就离开了纪老和董先生。

1959年暑天,我经过常熟路某弄口,见到纪老在纳凉,我上前问

学画忆旧

◆ 潘华信

候,他依然亲切地问我:“依现在学点啥?”我说:“祖父要我学医,我在学中医了。”“跟谁?”我答:“严苍山。”“喔!好医生!好医生!阿寿(潘天寿)的结拜兄弟。你要好好跟他学!”此后一别二十余年,屹瞻先生名扬于天下,作画署名常谐音“起哉”,我想这与他的前尘委屈不无相关的。虽然后又曾经多次相遇,盛名之下,我也不便趋迎打扰了。八十年代以后,与港、台故友叙,知我当年旁座的董先生,早已去了香港,红遍港九,执冠命相,恨当年没有听纪老的话,未请他卜算将来。

最近参观上海博物馆,见大堂铜壁捐赠栏上,赫然也镌刻有董慕节的名字,让我忆想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人事代谢,不禁唏嘘,往者已矣,不知寓居海外的董先生能否见到此文?

篇二

我恋恋怅怅地告别了新华画室,仍矢志于画。后来进入了上海画室,它位于瑞金路、皋兰路相近,是一幢日式花园洋房的底层,朝南一排两间,由陆敏荪、王碧梧执教,两人是苏州美专的高材生,素描功底扎实,色彩出众,而且还聘请颜文樑、李咏森两位前辈任课,师资力量

雄厚,学生众多,日夜分班学习。

当时素描教学已开始风靡苏派块面画风,而陆、王二位仍侧重在柔美、华丽的线条表现为主的法式教育。在陆先生的指导下,我心领神会,进步甚速。陆、王伉俪十分尊重师辈,记得凡是晚上颜、李有课时,王老师必亲自下厨,精心烹调菜肴,款待前辈。常在画室一角,竖起小屏风,缝隙可见,一只小圆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象牙筷和红酒瓶,一会儿虾仁炒蛋、红烧鲫鱼等陆续上桌,整个画室喷香扑鼻,我是边画边咽口水。颜先生上透视课,旁边挂靠着他在法国所画的巨幅人体习作,墙上点缀着先生擅长的精美小品油画,包括曾经获奖的“厨房”。他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至今未忘:“大自然是这么的美,山山水水,蓝天白云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我真不忍心因为自己画面的需要,把它们任意舍弃。即使我面前一排逐渐远去的路灯,也是一种美,十只是十只,只作远近处理,一只也舍不得抹去。”大家都听得笑了起来,其实这正是先生崇尚自然的艺术认识观,与后来东渐而一统天下的苏派艺术颇相径庭。

李先生的水彩画明快洁净,一笔成形,尤工玻璃器皿,驰誉全国,至八十年代仍执上海水彩画之牛

耳。当时我回家后与母亲聊起画室情况,说到李的名字,她顿时一怔:“哪个李咏森?”我答是我们的水彩老师,“是不是常熟人?”“是的。”原来我母亲与李先生有葭莩之谊,自幼青梅竹马,二十年代末我母亲来归上海,音讯中断,睽隔二十余年后,知李亦来上海,并卓然成家,母亲十分兴奋,嘱我有机会互通信息。一个风雪之夜,李先生在画室上课结束后离去,他打起阳伞,踏着积雪,从瑞金路向淮海路独自走去,我赶紧跟上,自报家门,并转致母亲问候,语音一落,在雪地中的他突然停步,盯着我的脸急切地问:“菊弟(母亲小名)好?”语气哽咽,我如实告诉了他我家中的情况,以及母亲对他的挂念,雨雪之中,我俩也不乘电车,沿着淮海路,从瑞金路说到常熟路,我要送他到永福路的家,他坚持不肯,要我早点回家,告诉妈妈,并嘱以后以“咏舅舅”相称。

以后,咏舅舅与我们相叙数十年,母亲在世时,他几乎每月必来我家,带些小礼品或鲜果,言笑殊欢。八十年代以后,我与两弟弟常去永福路探望他,腊冬年夜饭,成了定例,他必来我房间的小圆桌上小酌,微醺中,冒着寒风,我扶着他沿淮海路送他回家。咏舅舅曾送我家一组他的虞山水彩写生,有石栏华表,有箕子墓,有山路仰视中的古庙,虽然技法精湛,淋漓纵横,却隐隐透着肃穆、寂静和凄惶,仿佛告诉我们,这里凝固了已经消逝了的曾经存在。